花潮

翠湖夜色

陈朝华

如果说，白天的翠湖是鲜活明媚的；那么，夜晚的翠湖则是静美安适的。

几个世纪的风雨，翠湖在四时春夏、寒暑秋冬、烽火南北、光影明暗的流转中，以千人千面的美，疗愈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心。

不似白天的喧闹，夜色中的翠湖有别样的美。

夜幕降临，翠湖华灯次第亮起，流淌出温暖和惬意。结束一天忙碌的人们终于可以沿着翠湖缓行慢走，或入得园内，细品园中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

翠湖东西南北，各有一门。从先生坡下去，往左，是北门；向右，与陆军讲武堂相对的则是西门。北方的朋友们可能会诧异，为啥走向不说东南西北？因为“向左向右”，这是云南人惯用的指路方法，直观便捷。从中，也可见些许云南人的性格。

如果你下先生坡，往左，那进的是北门。北门门楼两侧题的字是钱南园的“鹤窥竹阁能衔字，鱼上莲洲欲听琴”。进得北门，一定要先转身看一眼门楼的横书——“北涌文秀”。翠湖北门紧邻文津桥，文津桥与翠湖里其他几座桥的大不同之处——连通翠湖与云南大学，寓意文脉传承。

翠湖的水最能成就镜像的美。阴天、晴天、雨天、艳阳天……不同的景物皆与自己水中的影像舒展地呼应着对称的美。夜色中的湖水则和着灯光，明明暗暗地，将一切景物的影子拉扯得疏离摇曳、朦朦胧胧。楼房林立的城中，有这样一片不大不小的水域，润了眼，更熨了心。

过了文津桥，又是向左向右的选择。向左，过采莲桥就到了翠湖的灵魂之地——九龙池。这里曾经九眼冒泉，相传是九龙吐水。云南的第一个自来水厂旧址就在此处。晚上的九龙池，总有几只黑天鹅优雅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见人像熟识了一般，没有半点游走的意思。“龙潭”的水自然比别处更深邃些，夜色中，常常从池中跃腾起一条大鱼，“拨刺”一声，冷不丁吓人一跳。“映日金鳞鸣拨刺，含风翠浪动沦漪”——僧人机先描写“滇阳六景”中“龙池跃金”的诗句，此时成了九龙池日夜交辉、古今相映的写照。池畔的钟楼，每年的主题造型不同，从早到晚，总是引来人们拍照打卡，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池水边有黄色的蜡梅，靠近钟楼一侧是宫粉梅。一月初，星星点点的梅花竞相开放，夜色里，寒意中，更觉梅香清远，令人心旷神怡。夏天雨霁的夜，若沿着湖边往竹林岛走，转角处会有阵阵好闻的缅桂花香袭来，让人不由驻足寻觅花香源头——原是公园管理处围墙里的一棵缅桂花。围住的是树，围不住的花香便四溢开来，混着枝头雨水的清凉，沁人心脾。

不似春天的满园新绿，翠湖冬天里的树随性得很：有的干脆抖落一树的叶，只留光秃秃的树干和枝丫；有的挣扎一番后，留得几片干枯卷曲的叶，兀自在风中颤抖；还有的根本不理会这时节是春是夏还是冬，高傲地挺立着，依然一片翠绿——比如那竹林岛冲天的竹子和茂密壮硕的老香樟。九龙池进水口西侧的七八棵老滇朴，那枝干无论冬夏皆漆黑如墨，尤其是雨后，更是油黑油黑地闪着光亮。一年四季，树叶次第变绿、变黄、变橙，直至凋零掉最后一片枝头的叶。你可别急，就这光秃秃的枝丫，在冬天里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因了它们的姿态——或旋转，或舞动，或铺展，遒劲里透着春城深冬特有的韵味。又圆又亮的月儿有时挂在树梢，有时悬于叶上，星星偶尔一颗，与月亮呈一条斜线，在枝干间忽明忽暗闪闪烁烁！待春风拂过，它们又会在一夜间扑扑簌簌地生出满枝的绿。

杨丽萍的形象设计店开在九龙池畔的银杏岛上，美其名曰“雀云裳”。秋冬季节，一地金黄的银杏叶也盖不住使劲往上长的绿草，反倒成就了黄绿交织的一片美景。晚上的游人相较白天少了不少，但也三三两两，往来不断。

银杏岛上除了银杏，还有水边一溜垂柳。披披撒撒的柳枝垂满了柳叶，直向水里拂去。这些柳树，枝干粗壮，不知已有多少年头。孩子蹒跚学步时就曾带她来过这里，告诉她，这棵是柳树爷爷，那棵是柳树奶奶。旁边还有一棵要两三个人一起才能合围的老梧桐。总之，这里的树仿佛都成了精，你要心里有话，都可以向它们诉说。循着柳树往前走，先是两三株冬樱花，再就是一棵年轻的香樟树，紧挨的是一棵构树，树上有牌：“科名：桑科；习性：强阳性树种，适应性特强，抗逆性强。抗多种有害气体。”这棵构树从树心裂成两半，整个树身与地面呈60度角，几欲倾倒，斜斜地歪向水里，工人们只好用铁架给它撑住。希望它一直好好的。

如果你是从先生坡往右到西门，那就先从门楼两侧陈荣昌的对联“十里春风青豆角，一湾秋水白茭芽”开始游赏。进得西门，前方是定西桥，往前走，通往海心亭的小道右边是茶花园，园门有对联：“海上千枝光照水，城西十里暖烘霞”。春节前后，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不同品种、千姿百态的昆明市花——山茶花，真正感受花影照水、灿若云霞的山茶花盛景。茶花园左边是海心亭（碧漪亭），正面对联书：“泰斗书香濡染青波翠，群星辞彩流连慧鸟鸣”。亭前有六象迎门，入得门内，便是祥瑞。再往前，右边是观鱼楼，有横匾书：“荷静风恬”，左右联为：“城市别开仙佛界，楼台妙在水云乡”。再往前，便是听莺桥的桥头。继续往前走，左边是水月轩，右边是桂花林。

七八月间，桂花林满树花开，老远便闻到那蜜糖般的香甜，夏天的风将花香四溢，更令人心旷神怡，醉了夜色，更醉了夜游的人。水月轩这名字总让人联想到咿咿呀呀的才子佳人，而历史上这里最初曾是照相馆，而后成了云南第一家，也是中国早期的电影院之一。如今的水月轩，三月前后，垂丝海棠满园盛放，粉红如霞，间或几片绿叶点缀，煞是美丽。月色下，光影摇曳中，海棠花更是灼灼明艳，美不胜收，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影，真正是“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如果不入水月轩，而是从桂花林旁径直往前，便可过燕子桥到阮堤。堤上立了石碑，介绍堤名由来——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倡捐修放生池观鱼楼，同时筑贯通湖心岛南北的阮堤，故得名。对侧石碑题“翠湖春晓”。再往前便是南门。门楼两侧对联取郭虚舟《太华寺》里的诗句：“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这联诗视野开阔，想象驰骋，昆明的湖光山色仿佛尽收眼底，堪称佳作。

不单竹林岛有竹，通往东门的主道两侧也有一年常绿的竹林。过了卫东桥就是东门，桥端立“唐堤”，乃倡建云大、自称“东大陆主人”的唐继尧倡修的。东门内侧上方书“翠涵东旭”。出得东门，外侧对联为“看过繁华味禅悦，坐听流莺数落花”。汪曾祺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透过这汪春城碧水和这双昆明慧眼，您看到的是阮堤唐堤的历史烟云，还是九龙文津的文脉延续？抑或是繁华喧嚣后的静谧安宁？

除了东南西北四个门楼，翠湖还有靠近省图书馆的九曲桥一处入口。九曲桥通往的是葫芦岛，这里除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塑像外，最受欢迎的就是沿湖的一排排白色木靠椅。尤其是盛夏夜晚，月光如银，揉碎在水里，湖边垂柳依依，谈情说爱的情侣，歇息驻脚的游客，开怀畅聊的友人……一般是亲近的两个人惬意地坐在靠椅上，说不完的知心话，在夜色中共同消解生活里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烦恼，更得到一分慰藉，收获一份安宁。当然，还有分享的喜悦！

晨昏四时，翠湖，是昆明人的一方福地。

走进石羊古镇

（组诗）

李如珍

聂耳墓

你静卧在琴盘之上
雪花飞过，春回来了
滇池浪与西山云烟
相互激荡

苔痕青绿
二十四级石阶
在时间的永恒里
不朽

你枕着月琴
七个响亮的音符
一直在
一首进行曲里
庄严地飞扬

走进石羊古镇

盐粒踮着脚，从白井深处
跃入蹄痕的诗行

平仄间，晒盐人的影子
和千年盐花，互为倒影

青石路上
马锅头的吆喝
嘎吱嘎吱碾过梢头

香水河抱着象岭的温柔
每一粒晶莹，都是故土的念想

文庙的书声
漫过曲曲弯弯的岁月
与今日的我，一呼一吸

折叠一场雨

把自己折叠进
一场雨的正反面
一面是爱
一面是恨

那些折痕里都结了种子
一面长出冰雪
一面诉说秋思

而我苦苦盼着的
一直是长出绿意的春天

轻

小时候
父亲是一座山
高大 无所不能

九十岁的父亲
刀刻般的皱纹里
弓着的背上
我看尽了
人 一生承受之重

四月 林花谢了
父亲化作一朵白云
飘浮在天上
生命
很轻 很轻

秋风辞

一叶相思
迟迟不肯飘落
害怕一松手
那些放不下的哀伤
洇湿了双眸

在秋风萧瑟的宋词里
隐居多年
每一次抛出鱼钩
就有许多词牌
把江边古老的枫树 上了锁

芦雪纷飞
驮不动寒蝉三两声
秋风拐角处
留下半阕未押韵的惆怅
任啼雁衔走墨迹未干的平仄
秋词的对偶里
拾起你名字的重量

人间重遇河流

（组诗）

腊维

年轻的太阳

等风霜重新爬上新年的脸
我守着渐渐年轻的太阳
每片角落，明亮又长出一寸根须
只需独处，就能看见绿色的鸟鸣
一场细雨——听起来美极了
在小院感受花木的沉默，像春天里的
陈旧的藤木椅把我哄睡着了
摇晃着，摇晃着
季节的冷尚未完全消散

宁静的黄昏

去等待一个宁静的黄昏
你应该留在爱人的怀中
不要在我的眼里寻找锐角
我的眼神总是空空
在光的碎片里，我早已执着于一场风雪
放下伪装，鬼针草也能拥有蒲公英的轻盈
准备冬日里的一次起飞
麻色的鸟群竭力清洗自己的羽毛
在大地上寻找河流的轨迹
眼里总有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
而去年，这里还是一片年轻的绿色
脸上的皱纹刷新了满墙的枯藤
事到如今，风也四十岁了

喝水的老人

春天
暖风机把冬天捂热，吐出
没有辜负，彻夜的等待
老人守在墙角，今天的阳光
玫瑰
开出一朵干枯
当海水漫过，嘴唇的沙滩
水杯，微型海洋宫殿

重启人生

玫瑰
开出一朵干枯
当海水漫过，嘴唇的沙滩
水杯，微型海洋宫殿
人间重遇河流的辽阔
夜幕降临之前
在南朗河岸

提问

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形状
你把河面雾气点燃，并因此
你成为了明亮的火焰
现在，你比过去更加丰盛
向命运递交部分行使权
——一片贫瘠之地
把泪水藏进季节深处
使你更加忧郁
眼中存有点滴晶莹
人间重遇河流的辽阔
夜幕降临之前
在南朗河岸
掏出那些真实的悲欢
还有多少问题，才能
影子交叠，踩着缤纷的节奏
世间少有透明的深渊
翻飞的树叶，旋转风的舞步
长出一句写满眼泪的歌词
喉咙长出尖刺
你已剪去心爱的头发
风的帆船驶入唇齿边的港湾

推开窗，风就来

李雨珂

黄昏，当我第十次弹错《高山流水》的摇指部分时，泪水终于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琴弦上，“啪”的一声，像最后一丝耐心的断裂。我猛地推开琴房的窗，没有期待中的凉风，只有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远处拖拉机沉闷的轰鸣。

那扇窗，正对着故乡的方向。

去年暑假，麦收最忙的时节，我抱着一叠琴谱回到老家。爷爷正在院里磨镰，“霍霍”声透过窗板钻进堂屋。“回来了，”爷爷笑着抬眼，“怕弹不好？”我没吭声，手指在《丰收锣鼓》的谱子上无措地摸索。那是考级的曲目，要求弹出“热烈劳动的场面”，可我弹出来的，只有指法的正确和情绪的巨大空洞。

“你看。”黄昏，爷爷推开那扇老木窗。夕阳正沉沉坠落，橘红的光洒在新割的麦茬上，土地露出整齐的纹理，宛如大地的琴弦。远处，奶奶正弯腰拾穗，她的脊梁弯成一道温柔的弧线，像某种古老而坚韧的节奏。风从田野吹来，混合着麦香、青草与汗水蒸腾的气息。

爷爷的手搭在窗台，那双手黢黑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这双手，”他摊开掌心，“不会弹琴，但它知道土地什么时候渴，什么时候饱。”他望向屋内灯下备课的妈妈——“你妈妈的手，既不会弹琴，也不会种地，但知道孩子的心什么时候渴，什么时候饱。”妈妈抬起头，笑了笑，继续批改作业。红笔划过纸面，沙沙作响，像在知识的土地上划开犁沟。

那一刻，我忽然怔住。爷爷奶奶推开的是大地的窗，收获的是养活生命的粮；妈妈推开的是知识的窗，收获的是点亮灵魂的光。而我呢？我推开这二十一弦的窗，又该收获什么？

回到琴房，我再次抚上琴弦弹奏《高山流水》。这一次，当摇指段来临，我想起奶奶拾穗时起伏的脊梁，手腕自然而然地有了贴近大地的弧度。当节奏加快，我想起爷爷磨镰的“霍霍”声，指尖仿佛也有了金属的温度。我甚至在某个音符上故意加重，像镰刀偶尔磕到石头，那一声突兀的“嗡”，反而让丰收的画卷更加真实、铿锵。

风来了。它不再仅是窗外的热风，而是从弦与弦的峡谷间升起，带着泥土与阳光的气息。它拂过我汗湿的后背时，我想起奶奶用稻草编的扇子——那最朴素的凉意。在激烈的刮奏中，我听见收割机的轰鸣；在舒缓的揉弦里，我听见妈妈讲课的嗓音。

考级那天，我选择了《丰收锣鼓》。评委老师问我缘由，我说：“我想让二十一弦，长出庄稼。”演奏时，我没有看琴，而是望向考场窗外——尽管没有稻田，只有一扇普通的窗。但阳光透了进来，在琴头上洒出一片金色的光斑，那便是我的稻田。

弦动，风生。风里有爷爷磨镰的响声，奶奶扬稻的“沙沙”声，妈妈翻动书页的轻响。它们汇聚成一阵古老而新鲜的风，穿过麦田，穿过寂静的考场，穿过我学习这二十一根弦的几个春夏秋冬。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最年长的评委轻声说：“我闻到了一阵麦香。”

原来，每一扇窗后，都有一缕不同的风。奶奶推开灶房的窗，收获炊烟；妈妈推开教室的窗，收获书声。而我也终于推开了古筝的窗，收获了一缕独一无二的风——它从粗犷土地的最深处吹来，穿过母亲执教的课堂，最终，在我青春的指尖找到了归宿。

如今，我依然常推开琴房的窗。但我知道，我推开的从来不止一扇窗：弹《高山流水》，我推开知音相遇的窗；弹《渔舟唱晚》，我推开夕阳满船的窗；而弹起《丰收锣鼓》时，我同时推开了三扇窗——田畴的窗、教室的窗、琴房的窗。风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我指尖相遇、交融，汇成生命深处独一无二的清响。

推开窗，风就来。风里站着的爷爷奶奶，我的妈妈，还有千百年来，在田间耕作、在案前耕耘、在弦上求索的人们。他们的呼吸化作永恒的风，等着某一双手，去推开某一扇窗。推窗，清风就来。

一湾黄坝

白付平

一个晴朗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了黄坝村。

伫立村头，俯视三面环水、依山而居的黄坝，在蓝天丽日下，一泓清清的碧水宛若一块透明的翡翠，绿得光彩夺目。极目远眺，村后连绵青山，又有几湾湖水，如彩带缠绕其间，仿佛描绘了一幅山水画，让人赏心悦目。走进村里，只见一栋栋青瓦红墙旅居房在阳光下露出了新美的容颜。穿红着绿的旅居客，像蜜蜂，在大街小巷来回穿行。

漫步在这旅居村，看着全村翻新如旧古香古色的旅居房、每家房前用红砖篱笆围住的农家小院，我们被这恬静优美的风光吸引了。漫步村庄，在一个拐弯处，我们邂逅了村里一位老人。他一脸欢笑，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在攀谈中，他说：“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现在的黄坝会变得这么美。门前水清澈，我们就像活在仙境里一样。”接着这位老人又侃侃而谈：“这个村很早以前不叫黄坝，村里因打坝不成，村民说水坝都给‘晃’了，故取名‘晃坝’，随后慢慢地叫成了‘黄坝’。”

到村中央，我们遇到老雷。在提及黄坝是享誉全国的旅居村时，他笑着说：“黄坝从去年创建旅居村以来，现在村里108间老宅有近40间变成旅居‘黄金屋’，已有全国各地的旅居客住了进来。”

走进一个两层楼的旅居小院，只见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在院里沐浴阳光。她们笑着跟我们寒暄。她们是一对母女，来自上海。女儿性格活泼开朗，她说：“我们2025年9月份就来黄坝租房住下了。这一住就舍不得走。每天清晨起来推窗见青山绿水，闻着山里飘来的草木清香，一天都是神清气爽的。生活在这像‘世外桃源’的黄坝，我们很庆幸，还要多住些日子。”她的母亲笑声爽朗，说：“我们旅居黄坝太有福了。这里不仅环境美，而且村民也特好。他们在村里共享菜园里教我们种菜，又把家中的美食送来与我们分享。”

随后，女儿又从里屋抱出一叠稿纸，说：“在黄坝我也舍不得闲着，喜欢文学的我写了几首小诗。庞培老师来黄坝时来得匆忙，我没来得及请教。”

“庞培老师是去年10月来黄坝的。”我说。

“是的。庞培老师来的时候我也在场。庞老师的诗我很喜欢。这是他在黄坝写的文字，我一直珍藏着。”说着她让我们看庞培老师的寄语：“我会描绘这里的水，从曾经冲垮堤坝的‘晃坝’到如今滋养生命的‘黄坝’；我会描绘这里的人，在新旧交替中寻找生活的平衡；我会描绘这里的时光，让草木间留下的每一笔都成为诗的痕迹。”

在一个砖石垒起的台地上，有一栋两层的绿色小院。我们走进去，发现楼房两道玻璃窗中间镶嵌着两块牌子：“彭学明工作室”“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走进工作室，不少人在这里翻阅书籍。走出工作室，沿着新铺就的柏油路行走，路旁的梧桐树抽出新芽。“栽下梧桐，引凤凰来”，这是美好的寓意。走近湖边，看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在万缕阳光的照耀下，像撒下一把碎银子。我们被这清澈如镜的湖水迷住了。赶来跟我们打招呼的老雷，看着我们沉浸在美景之中，笑着说：“车马碧水库的水漫延过来，黄坝不再‘晃’了，而有了这一湾湖水。”

不知不觉，夕阳已挂上了西边山顶上。那一层层金色的余晖洒在黄坝上，将黄坝染成了一片绚烂的橘红。坐上返程车，我满脑子都是一湾黄坝的新美：旅居小院、青山葱郁、湖水清碧，这如诗如画的锦绣，深深地镌刻在我心里。